正法念處經卷第四十八　慎　美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攝州兵庫下庄
常住

觀天品之二十七　夜摩天之十三

彼諸天衆既見如是業果報已彼佛
塔內復更觀察異處辟中覔有法
於彼辟中復見天王牟修樓陀隨順
法行不習近欲愛樂法行作諸衆生
利益之行善知一切善惡等業既知
業已不放逸行雖作天王而不放逸
彼諸天衆觀見天主牟修樓陀業果
報已心作是念此大天王本因何業
生此天處而為天王見其往世於人
身時修行善法然燈佛所得聞佛法
既聞法已攝取受持思惟修行如所
聞法如是安住如是聞已乃至一念
心不曾乱正信出家剃除鬚髮披服
法衣既出家已乃至微少塵許等惡
生大怖畏修行梵行以彼業因身壞
命終生於善道天世界中謂在他化
自在天處作彼天王名曰不壞彼處
退已生於人中為轉輪王三四天下
彼業盡已命終生於四天王天彼處
退已生於人中復得為王所王之土
一千由旬彼命終已生弗婆提於彼
為王大勝身體彼命終已次復生於

退已生於人中為轉輪王王四天下
彼業盡已命終生於四天王天彼處
退已生於人中復得為王所王之土
一千由旬彼命終已生弗婆提於彼
為王大勝身體彼命終已次復生於
阿修羅中第一神通有大勢力彼處
命終而復更作大富長者恒常修行
第一大施次有持戒智等具足隨所
生處何處何處施戒智等三事具足
彼處命盡修施戒智不斷絕故身壞
命終生於善道天世界中夜摩天處
為夜摩王名牟修樓陁彼如是法次
第相續不斷絕故彼心善故善調伏
故不放逸行諸欲境界不壞其心自
他利益无量善業隨順行故多有天
衆欲所不攝尒時彼處夜摩天衆而
說偈言

隨順善法行　彼則常得善　无量千億刧
善業不失壞　常增長持戒　於智轉習行
一切時布施　繫念常不斷　修行施等三
除斷三種過　捨離彼過故　勤修行功德
雖天欲具足　境界樂不壞　彼不放逸故
則不墮地獄　法常不斷絕　彼隨順法行
不隨法行者　則是大愚癡　近法戒之人
精勤修智行　能滅諸有苦　如日光除闇
能增長法者　為天人所礼　如是異處生
乃至到涅槃　若知是知去　帰思惟去因

不隨法行者　則是大愚癡　近法戒之人
精勤修智行　能滅諸有苦　如日光除闇

能增長法者　為天人所礼　如是異處生
乃至到涅槃　若如是知法　諦思惟法相
彼則解脱有　當得到彼岸　智忍常愛語
慈一切衆生　或施種種物　此道至涅槃
悪者則近悪　或習近懈怠　堅心增悪法
彼行地獄道　見何人皆喜　見何人皆瞋
處處皆貪著　如是故名癡　悪法所迷惑
捨離於善法　癡故入地獄　受悪法苦惱
行法推求善　常捨離於欲　牟修樓陁處
天中住无垢
彼夜摩中山樹具足地處天衆彼此
如是迭相為說於愛境界而生怖畏
一切衰惱皆現見已復共天王牟修
樓陁彼佛塔内異處辟中次第復觀
夜摩天王牟修樓陁及諸天衆此處
退已當生何處在於何道時諸天衆
於彼辟中皆見自身并其天主牟修
樓陁天處退已生閻浮提一切皆於
弥勒世尊出世之時諸根具足一切
皆生大種姓中共為同侶共一國土
迭相愛念生大種姓皆悉大富尊重
姓生如是辟中皆見自身牟修樓陁
在彼國土生在剎利大種姓中大富
大力為一切人之所供養百千億寶

婬生如是壓中皆見自身牟修樓陁
在彼國土生在剎利大種姓中大富
大力為一切人之所供養百千億寶
滿其舍內生剎利家以為長子名曰
善戒尒時彼處弥勒世尊說寂靜法
向涅槃城謂四聖諦功德具足初中
後善義善語善諸法具足清淨鮮白
所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色滅道
如是次第受想行識捴相略說一切
衆生安隱離濁向涅槃城无有障㝵
為諸世間如是說法
尒時善戒剎利王子王之長子傳聞
弥勒世尊說法如是聞已如前所說
諸同侶等亦如是聞前世所修善業
因故彼此壽量一切皆共向彼善戒
剎利子所有二万人詣彼善戒剎利
王子如前所說尒時善戒聞其語已
本善業故心生歡喜生勠重心面色
清淨一切和合同時皆起共詣弥勒
佛世尊所如是衆人旋遶善戒亦如
第二三十三天圍遶帝釋在路遥見
弥勒世尊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廣說
妙法利益一切天人世間并諸沙門
婆羅門等如是為說入涅槃法初中
後善彼法清淨猶如水池能盡諸苦
能除一切生死繫縛次第乃至到於
涅槃說[illegible]

後善彼法清淨猶如水池能盡諸苦
能除一切生死繫縛次第乃至到於
涅槃說如是法尒時衆會廣大於海
弥勒世尊在中說法
尒時世尊遍見善戒人衆圍遶告大
衆言此夜摩天主牟修樓陀并其大
衆此夜摩主牟修樓陀修行梵行先
已曽種善法種子今者根熟此夜摩
主牟修樓陀繫縛已緩多不善業一
切消滅捨離於欲諸苦盡時於今將
至彼人如是得聞如是口言語已心
生歡喜心生敬重一切生死皆得遠
離如来之色甚為希有不可譬喻牟
修樓陀得見如是希有佛已頭頂礼
足住在一面白言世尊我行世間生
死流轉疲惓猒離
尒時世尊如應說法有十千人常近
於王常共王行先同伴者得盡諸漏
彼夜摩王牟修樓陀如迦那迦牟尼
世尊辟中所化一切未来次第而見
一切智人所化種種希有之事有无
量種非餘境界并天世間魔等世間
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无能見者除近
正士如来住者近善知識出生死中
㝡為第一

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无能見者除近
正士如来住者近善知識出生死中
寂為第一
時彼天衆一切共同生歡喜心於佛
法僧生敬重心時彼天王并諸天衆
復更礼佛出彼佛塔於六經中彼迦
那迦牟尼如来世尊所化第五已竟
尒時天主牟修樓陁夜摩天王生歡
喜心見欲過患復生怖畏共諸天衆
次復觀察山樹具足地處天衆歡喜
而行彼處多有種種天衆多有園林
蓮花水池滿彼地處有無量種蓮花
滿池有可愛聲種種諸鳥聞彼聲者
則受快樂山樹具足地處多有無量
百千諸天女衆歌舞喜笑種種遊戲
多有无量功德具足有七寶樹具足
花果多有山峯皆是妙寶滿彼地處
而為莊嚴自業果報有下中上天衆
自業帷樂欲樂滿彼地處迭共同侶
不相妨㝵彼此相信多有天子多天
女衆迭相愛念多有諸河河中有飲
味甚可愛復有種種妙寶堂殿皆悉
作行雜色可愛五欲功德皆悉具足
衆寶光明迭相莊嚴彼諸寶殿爭出
勝光如火練金珊瑚硨磲多有青寶
及山峯等莊嚴地處山樹具足地
[illegible]

衆寶光明迭相莊嚴彼諸寶殿爭出
勝光如火練金珊瑚硨磲多有青寶
及山峯等莊嚴地處山樹具足地
處莊嚴如是可愛牟修樓陀夜摩天
王既觀察已告天衆言汝等天衆看
彼天衆歡喜心行從山至山從一山
峯至一山峯歡喜遊戲五樂音聲歌
舞戲樂汝等皆當看彼天衆如是天
衆已於佛塔種種見来荅天王言我
等已見
尒時如是夜摩天王告天衆言如来
已說如相應說天中衰惱放逸行天
命將欲盡善業欲爛退時欲至衰㝡
欲壞行業如化癡不覺知放逸行天
不覺不知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此無
量種諸苦衰惱生死流轉皆由本業
何以故以彼命行念念流動不可迴
故以業力多不可離故如此一切有
為三相生住滅等三過患故多有無
量諸衰惱事无有少味而諸天衆不
知不覺自謂大樂念念近死死時欲
至已入死門而不覺知如此一切有
為之法念念不停一切有命无常破
壞少年速變彼天退時覺知苦惱有
无量種恩愛別離時彼天衆既見天
王心生歡喜速疾速疾莊嚴其身天

境少年遠離彼天退時覺知苦惱有
无量種恩愛別離時彼天衆既見天
正法念處經卷第二十八 第八張 貞
王心生歡喜速疾莊嚴其身天
衣垂挑寶冠瓔珞天妙鬘等以嚴其
身自身光明多有種種莊嚴天女百
千之衆圍遶天子種種樂音歌舞戲
笑受第一樂自善業故如是莊嚴具
足无量百千種色往向天主牟修樓
陀尒時天王如是見已隨順瞻觀即
前稍近見其遊戲受諸快樂尒時天
王順其心故暫入衆中遊戲受樂非
自喜樂在他天中於須臾間喜笑遊
戲彼天心動於欲生樂遊戲樂已到
餘山峯種種珊瑚金銀等樹无量百
種妙色莊嚴有无量種衆鳥音聲有
無量種光明照曜有无量種分別異
念有無量種天妙寶性莊嚴山峯彼
天往到如是山峯到山峯已心愛受
樂彼夜摩主與本曾見佛塔諸天一
處同行共彼天衆无量境界喜樂
者行
時夜摩天主告天衆言我共汝等相
隨而去自身利益捨境界故則得利
益不捨境界則不利益我等決定隨
順法行乃至畢竟到於涅槃向彼天
正法念處經卷第二十八 第九張 貞
衆如是說已共彼天衆以寂靜心一

益不樂境界則不利益我等法定臨
順法行乃至畢竟到於涅槃向彼天
眾如是說已共彼天眾以寂靜心一
切皆向山樹具足地處而行到彼處
已於中一處種種流水妙蓮花池有
蓮花林多有眾鳥莊嚴彼池復有種
種寶蜂莊嚴普皆如是彼如是處可
愛地處則有第六迦葉佛塔天主見
已生希有心一切諸寶光明之中佛
塔光勝穿空而出種種妙寶而為莊
嚴所有光明勝百千日光明寂靜在
寬博處見彼佛塔尒時天眾如是見
已白其天主牟修樓陁而作是言此
是何等妙寶光明如前所見尒時天
主夜摩天王聞其語已而告之言天
眾皆聽如今所見此種種寶勝妙光
明如前所見此是大仙第六如來應
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天中之天
迦葉佛塔此佛塔者諸天本業所修
梵行本曾修心利益饒益此佛塔內
寶辟之上化現明了如餘如來所應
利益此佛塔內亦復如是我共汝等
諸天大眾於佛正法生尊重心作自
利益夜摩天主如是說已共諸天眾
往向佛塔到已則見具足種種妙寶
光明如前所說

諸天大衆於佛正法生敬重心作白
利益夜摩天主如是說已共諸天衆
往向佛塔到已則見具足種種妙寶
光明如前所說
尒時如是夜摩天主共其天衆入彼
佛塔即見大仙迦葉佛像閻浮那陁
真金之像妙寶衣服无量光明映琉
璃寶為師子座佛像坐上如現在時
說法之相等无有異彼像則有不可
喻色如是色者形彼天色如螢火重
於日不異佛威德色如是勝妙尒時
天王并彼天衆見佛像已勝歡喜心
敬重深信頭面敬礼去冠瓔珞歸莊
嚴具遠離色慢止於色樂離光明慢
一切憍慢皆悉捨離心離欲垢以頭
頂礼彼世尊足轉轉離慢重復更礼
如是礼已一切天起一心不動以業
因故彼佛塔中寶壁之上佛像傍稍
見有文字此修多羅是佛神力之所
化現利益天人一切世間皆悉利益
正字正句善義善味次第乃至示於
涅槃乃是一切諸出家人之大和上
如律教學此謂比丘有十三法以為
妨㝵不得坐禪讀誦經律障自利益
不得涅槃若諸比丘不捨如是十三
法者於病老死悲啼號哭愁苦懊惱
則不得說

妨导不得坐禪讀誦經律障自利益
不得涅槃若諸比丘不捨如是十三
法者於病老死悲啼號哭愁苦懊惱
則不得脫人中凡下非實出家身口
意等常不正行不勤精進如是比丘
若於一日受他卧具病藥所須則不
能消彼如是物於已為妨所謂妨者
能令身瘦懈怠怖畏无所知曉如
是之人則於大力速力勇猛甚深大
河不能得渡如是之人自體羸瘦不
能翹勤心不調伏而常懈怠不知坐
禪讀誦經律怖畏無智自體無明之
所覆蔽是故不能渡於五河休止境
界故不能渡境界所漂在愛河中愛
河漂已入生死海流轉常行无有休
巳何等十三所謂喜樂多語言說治
病工畫鬪邪惡事歌咏讚頌數星宿
惟思惟占相惟貪飲食求諸寶性親
近王等怖望請呼不請問他樂多知
識與惡同處此十三法沙門之人坐
禪讀誦則為妨导如是妨故失自利
益利益則少失利益故生於地獄餓
鬼畜生虛妄出家如是之人既非出
家亦非在家捨離善法為同梵行
之所輕賤惟有虛名其聲相似不聞
正法念處經卷第六十八 第十二丈
不知涅槃之行有所憶念悉不隨意

家訶非在家捨離善法為同梵行
之所輕賤惟有虛名其聲相似不聞
不知涅槃之行有所憶念悉不隨意
護身之天放離而去
彼初妨者妨於坐禪能為大乱彼初
喜樂多言語者初則可愛後則悔熱
一切出家應捨與法所謂喜樂多語
言説樂多語故心不調伏不能正行
不能持戒心常動乱心動乱故則多
疑網如是之人意近悪人彼悪人者
所謂乱心彼常樂見伎兒歌舞從方
至方從處至處遊行不止若城若村
諸聚落等常行不住看其戲樂常於
節會遊戲之日處處觀看諸聚會處
恒常往看近如是人以為伴侶自稱
己心意常動乱常樂言語晝夜恒尒
無有休息彼人乱意不聞不知餘同
梵行常所輕賤知他賤已於彼他人
持戒行者心生瞋悪彼人以是業因
緣故身壞命終墮於悪道地獄餓鬼
畜生之中
又彼喜樂多言語者復有大過彼悪
比丘未曾多聞毀破禁戒樂多言語
自高輕動雖見佛已心無慚愧无慚
愧故不恭敬佛檀越見之不生恭敬
以他輕賤捨戒還俗

自高輕重踞身倚巳心無慚愧無慚
愧故不恭敬佛檀越見之不生恭敬
以他輕賤捨戒還俗
又彼憙樂多言語者復有大過有何
者過所謂自樂多言語故而復教他
餘出家者令退正法彼自破壞復能
壞他彼人如是自他壞故有惡名聲
彰出四遠僧衆知故驅遣捨棄此善
持戒諸比丘等畏彼惡者令其有失
一切皆言捨此比丘言此比丘是惡
知識同梵行者如是惡賤
又彼憙樂多言語者復有大過種種
言語先巳聞来心樂謂樂彼惡沙門
既得聞巳心生大樂彼心樂故信於
非法信非法義法為非法非法為法
亦信其餘非法行人此人憙樂多語
人故則入邪見以彼邪見之因緣故
妄語言說彼人以是惡業因緣身壞
命終墮於惡道生在地獄餓鬼畜生
因此樂多言語過故復有多過尒時
世尊迦葉如来而說偈言

多集綺語句　能令心意乱　破壞於梵行
妨㝵涅槃道　常憙樂多語　凡鄙不持戒
其人常捨離　坐禪知諦者　不調為根本
能失於善念　亦能失梵行　令涅槃道暗
能妨於天道　復能示惡道　令向餓鬼道

其人常捨離　坐禪知誦者　不誦為根本
能失於善念　亦能失梵行　令涅槃道暗
能妨於天道　復能示惡道　令向餓鬼道
令生畜生道　謂名樂多語　此為生死母
坐禪誦比丘　欲安隱則捨

彼佛世尊迦葉大仙如是已說樂多
言語有大過失

又復次說不樂多語所有功德所謂
比丘善正心意惟樂正法惟知正法
如是正說惟念正法思惟正法惟行
正法恒常礼佛彼如是等諸比丘輩
未曾見處而能見之以能捨離多語
有故惟一正行怖畏生死彼語有果
所謂若人說四聖諦之言語也彼身
有果所謂礼拜佛法衆僧翹勤精進
彼身精勤意則有果意常精勤自相
同相等思惟相彼則是果三種精勤
去涅槃近若其有人一切方便一切
精勤捨多言語遠惡知識常不親近
正心直心不動乱心如是三種則到涅
槃三種道者何等為三所謂心念向
挪波挪觀不淨界無常破壞此一切
道正心能得非不正心樂多言語非
心正念妨此三道乃是惡趣地獄餓
鬼畜生之行此羂縛人將入地獄餓
鬼畜生三惡道去如是衆生為多言
語之所狂惑是故捨樂多語言說如

心正念妨山三道乃是惡趣地獄餓
鬼畜生之行此羂縛人將入地獄餓
正法念處經第十四 [illegible]
鬼畜生三惡道去如是衆生為多言
語之所誑惑是故憙樂多語言說如
毒如刀如火如虵如墮嶮岸黠慧比
丘坐禪讀誦常應捨離
彼多言語能誑多人令墮地獄畜生
餓鬼彼若餘業生於人中則為伎兒
常戲之人蹻行擲絶力士舞戲種種歌
等在他門傍處處行乞或復治生商
賈求利或復目盲常在巷中多人之
處市肆貿易以自濟命樂多言語惡
虵所齧樂多言語大火所燒墮在如
是樂多言語臨嶮之處為多言語惡
毒所螫如是癡人樂多言語所有枝
條之所迷惑一切迷惑由多言語樂
多言語是大闇聚畏惡道者一切皆
應如是捨離捨已次第精勤修行則
得見諦是故應當作如是學空閑曠
野寂靜之處無諸妨聲无唱哭聲謌
聲鼓聲脩智日處山谷巖窟樹根等
處福德之處无聲妨處獨無餘人在
一處坐一心正念壞煩惱魔如是善
作以調伏心令心寂靜離於一切多
語言說一切親舊知識兄弟來去相
正法念處經第十四 [illegible]
見語言皆離心不悕望惟樂獨處以
為安樂常行[illegible]

作以誦作心令心寂靜離於一切多
語言說一切親舊知識兄弟来去相
見語言皆離心不悕望惟樂獨處以
正法念處經卷第八　第　張
為安樂常行禪誦離四顛倒彼十六
種阿那波那皆悉念知无夜無晝勤
發精進生死縛中能脫能走能如是
者則得勝處若本末見常安隱處彼
人則應離多言語有智慧人善心意
者堅固修行沙門之人離於懈怠捨
此一法所謂意樂多語言說
又斷第二妨㝵之法所不應行殺生
攝故何者第二所謂治病醫師比丘
不能坐禪不能讀誦如是行藥醫師
比丘異道異作常覓病人常求治病
思惟悕望衆生多有諸病無量種病
作如是業大增長貪彼貪心故如是
彼病衆生多供養我多與我物是故
我於多人處行恒常受樂從村至村
從城至城從邊地處至邊地處彼惡
比丘既作如是思惟念已貪則增長
如是比丘貪增長已心中生垢不能
坐禪不能讀誦非是善行
又復治病則得垢過彼惡比丘自謂
比丘若諸衆生有病患者彼惡比丘
示其藥言速將油来若无油者則押
正法念處經卷第八　第　張
胡麻押胡麻故多有虫死如是名為
治病之過妄作沙門惟口自言我是

比丘若諸衆生有病患者彼惡比丘
示其藥言速將油來若无油者則押
胡麻押胡麻故多有虫死如是名為
治病之過妄作沙門惟口自言我是
沙門實非沙門

又見病者勑瞻病人令其與肉作如
是言須新殺者不用多脂不用自死
不用病死不用毒死不用鈍殺不用
乾者不用瘦者如是約勑以約勑故
彼則殺生以殺生故得殺生罪若教
殺生若殺生者彼二種人同一殺業
墮活地獄是故不應作治病業以貪
心故

又復更有治病之過惟可口言我是
沙門實是大賊是大惡人為彼衆生
多病痛故處處採拾種種藥草若樹
樹枝若樹果等為財物故皆悉採取
彼諸藥草一切攝虫為虫所依虫在
其中處處皆滿彼以貪心欲得物故
地中拔取或有割取以拔取故殺地
處虫或破彼虫所依止處若割取者
則殺內虫彼處虫死此治病過彼心
如是樂不淨命何處得有修禪讀誦
彼心恒常憙樂治病

又復如是治病比丘惡心思惟有大
勝過如是比丘思惟惡法有如是心

彼心恒常喜樂 治病
又復如是治病比丘惡心思惟有大
勝過如是比丘思惟惡法有如是心
欲令多人皆有病患病者若多我則
多得財物供養飲食卧具如是多利
彼欲壞心不念善法不樂禪誦不近
尊長不近善友亦不礼佛作不善行
身壞命終墮於惡道生地獄中彼處
得出以餘業故如彼善業生於人中
則常病痛貧窮短命彼惡不善治病
業故
又治病過依法治病亦復有過无始
以来皆有三種謂風熱冷此三調停
身則安樂不墮惡道是身分故以身
滅故彼三亦失而彼愚癡凡夫之人
未曾聞来未有智慧實非沙門而自
說言我是沙門治彼三種何義何因
剃除鬚髮披服法衣而便出家何故
捨此无始以来欲瞋癡等非身所攝
若燒身者彼三不燒不失不滅於五
道中隨逐繫縛處處共行何故於此
欲瞋癡等三種大過不先療治而先
治彼風熱冷等此妄出家愚癡无智
凡鄙之人自心所誑如有癡人无主
無伴貧窮无物彼人乃有大勢力惡
日日惱乱彼愚癡者若以財物與大
力惡不可[illegible]

所謂之人自心所誑如有癡人无主
無伴貧窮无物彼人乃有大勢力怨
日日惱乱彼愚癡者若以財物與大
力怨不可遮障若以勢力亦不能防
以如是怨大勢力故恒常伺求欲來
殺害此愚癡人不恐彼怨知他餘人
有微小怨如是彼人於微小怨則生
怖畏共愚癡人以為同侶而愚癡者
語同侶言我今相為除却彼怨彼愚
癡者大勢力怨知其愚癡知其懈怠
放逸而行如是知已即往殺之何以
故以彼癡人作他事故如是如是彼
沙門人自謂沙門立沙門者捨離自
身大勢力怨而作他事彼欲瞋癡於
无量世隨逐不離亦生死道有大力
勢而无處所不可尋求惟智所知與
癡同行為除如是大怨因緣捨離自
身親舊知識妻子兄弟剃髮出家既
出家已而於如是大勢力怨不能觀
察為財物故而語他言汝之怨家風
熱冷等我為除滅如是乱心愚癡之
人死王來至三種怨家隨逐不離彼
力大怨謂欲瞋癡彼人乃為欲繩所
繫極放逸行將向他世樂作他事大
貪乱意是故若人知此過已不用治
病若人治病應殺欲等則常无病尒
時世尊迦葉如來而說偈言

繫極放逸行將向他世樂作他事大
貪乱意是故若人知此過已不用治
病若人治病應殺欲等則常无病尒
時世尊迦葉如來而說偈言
風等無多過　欲等過則多　風等不惡道
欲等墮地獄　心過是大過　常令行惡道
憙樂他所作　彼人速失壞　為智者所笑
是故除則樂　除風等非樂　若捨自作業
風等失壞故　衆生則失身　欲等不曾失
生死无量倒　彼欲等滅樂　風等滅非樂
以欲等滅故　畢竟得勝樂　治心名治病
治身非治病　治心病難知　治風等易解
彼佛世尊迦葉如来以此因緣如是
醫方治病有无量過謂生貪心見餘
避障出家之人不聽治病又出家人
醫師心則生慢以不善語毀餘醫師
妨廢作業心生嫉妬攝餓鬼業如是
造作餓鬼道因彼人如是妬心動心
生大貪心以生貪故見婦女時不善
觀察以自妨乱彼人癡心見他婦女
欲發壞心彼治他人風冷熱等而自
增長身中諸病欲瞋癡病增欲等故
是等因緣增長地獄餓鬼畜生種種
苦惱彼為欲等之所破壞不善醫師
則有惡見大過所縛將入地獄是故
一切出家之人常應精勤除欲等病
勿治風等此等二法沙門之人欲求

苦惱衆為欲等之所破壞不善醫
則有惡見大過所縛將入地獄是故
一切出家之人常應精勤除欲等病
勿治風等此等二法沙門之人欲求
涅槃不應如是醫藥治病妨廢坐禪
讀誦經律
又捨第三妨导之法所不應行何者
第三所謂畫師出家業畫則非所應
云何如是為除欲故捨家出家更生
餘欲既知世間心業畫已而作其餘
種種采畫若有不知心業畫者可作
種種諸色采畫彼出家人常應如
是諦知采畫五大采色畫作五道心
種雜故何等為五謂大采色畫作五
道心之畫師以大白業勝淨采色畫
作天道以信心故樂行大施離慳嫉
妬第一白法施戒山起畫作諸天心
之畫師畫作天道
又出家人復應觀知業之采畫多種
業采畫作人道人則差別有下中上
若是富人能持戒者彼人則是第一
白業采色所畫若人大富不能持戒
彼人則是黑白之業采色所畫若人
貧窮而能持戒彼人則是赤白之業
采色所畫若人貧窮不能持戒彼人
則是垢黑之業采色所畫若人懈怠
而復多欲彼人則是黑黃之業采色

貧窮而能持戒彼人則是赤白之業
采色所畫若人貧窮不能持戒彼人
則是垢黑之業采色所畫若人懈怠
而復多欲彼人則是黑黃之業采色
所畫若人端正大種姓生彼人則是
白淨之業采色所畫若人在於中種
姓生彼人則是紅赤之業采色所畫
若人在於下種姓生彼人則是垢黑
之業采色所畫心之畫師以善業采
畫作人道生於人中若為國王若為
大臣而復造作不善業者如是之人
白業采滅黑業采色增長出生又復
若人生卑賤家若極貧窮常行布施
受持禁戒如是之人黑業采滅白業
采色增長出生
又復若人生中種姓有善妙色或作
中業彼心畫師赤白之業采色所畫
如是无量雜業采色業畫之師此人
世間種種異業雜色采畫差別不同
又出家人更觀餘道所謂復觀地獄
衆生心之畫師二種業采之所畫作
所謂黃黑黃者謂火黑謂嫉妬生在
下中地獄中生如是二種采色所畫
彼比丘觀如是地獄采畫色已復觀
飢渴燒身餓鬼黑業采色彼一切鬼
一一各各業色所畫
又復觀察可業采色畫作畜生謂黑

彼比丘觀如是地獄采畫色已復觀
飢渴燒身餓鬼黑業采色彼一切鬼
一一各各業色所畫
又復觀察何業采色畫作畜生謂黑
赤色彼業受於第一苦惱第一怖畏
是黑色畫若相殺害是赤色畫如是
色者是心畫師畫如是色
又復略說畜生三處迭相怖畏畏殺
畏縛被他食肉虛空行者所謂孔雀
雉鵝等鳥陸地行者謂牛水牛豬馬
等畜水中行者所謂魚等彼黑色
畫若不畏殺彼赤色畫謂天中象如
是五道五種采色彼人不能如是思
惟一切世間種種苦惱天中五相人
中為作畜生相殺餓鬼飢渴地獄之
中受大苦惱如是種種雜業采色之
所畫作愚癡少智不忌不慮是故懈
怠不能坐禪不能持戒不能讀誦而
不能知心之畫師而作餘畫第一畫者
謂世間中生老病死怨憎集會恩愛
別離寒熱飢渴迭相破壞毀呰供養
僮僕人主苦惱安樂地獄餓鬼畜生
人天業色雜畫生死種種不能修行
不能思惟心念知已不生猒離而彼
比丘捨離坐禪讀誦之業餘心畫作
沙門之法禪誦為本
復有異法

不能思惟心念知已不生厭離而彼
比丘捨離坐禪讀誦之業餘心畫作
沙門之法禪誦為本
復有異法生死處畫不能思惟而便
思惟更作異畫所謂種種根緣境界
若有衆生樂境界者於長久時流轉
地獄餓鬼畜生此法云何謂眼見色
愛樂境界而生欲心於彼色中堅固
染著彼人則攝黑業采色地獄餓鬼
畜生等處如是色畫
若彼衆生眼見色已如是思惟此色
无常動轉變異彼人如是不憙不樂
不貪不著如是則為攝白色業天人
中生乃至涅槃如是有人眼見色已
不樂不緣不悕不念无心受用不生
欲心彼人則以第一白業采色工畫
於天人中而受快樂彼惡比丘如是
癡心不思不念不禪不誦若眼見色
於境界中憙樂染著如是縛者則是
黒業采色工畫黠慧之人則能捨彼
黒業采色惡意業畫惟應坐禪讀誦
經律
又復觀察畫師沙門思惟畫時畫作
何像謂耳聞聲若愛不愛彼如實觀
如是聲者无常不住不堅破壞如是
知已心不憙樂不生歡喜不念不樂
不聽不觀如是白業采色工畫彼白

何像謂耳聞聲若愛不愛彼如實觀
如是聲者无常不住不堅破壞如是
知已心不憙樂不生歡喜不念不樂
不聽不觀如是白業釆色工畫彼白
色畫天人中生天中生已如是第一
種種畫勝而彼畫師惡意沙門自言
沙門不曾起心思惟聲畫然作餘畫
而不思惟坐禪讀誦捨離禪誦不修
白業
又彼聞聲癡意沙門不曾聞来愚癡
无智如是思惟此聲可愛能令心喜
能令我樂彼惡沙門不善觀察故觀
彼聲心生悕望因之生欲於彼聲中
心生喜樂此黑釆色心之畫師畫作
地獄餓鬼畜生彼惡沙門知業畫已
而作餘畫捨離坐禪讀誦等業

正法念處經卷第四十八